

Mémoir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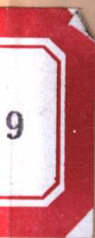
pour Paul de Man

多义的记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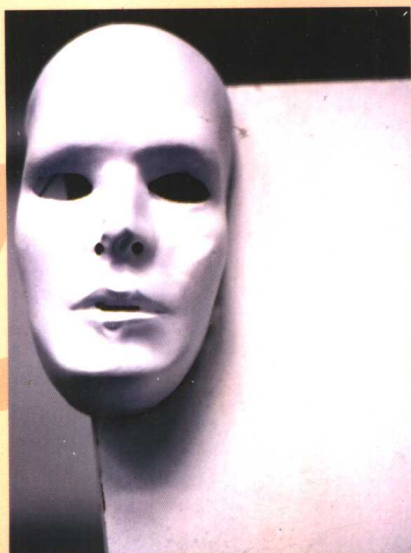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为保罗·德曼而作

[法] 雅克·德里达 / 著 *Jacques Derrida*

蒋梓骅 / 译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


Mémoires

多义的记忆

—— 为保罗·德曼而作

[法] 雅克·德里达 / 著

蒋梓骅 / 译

05
10
13

P
aul de Man

(京权)图字 01 - 1999 - 1467

Jacques Derrida

Mémoires pour Paul de Man

©Editions Galilée, 1988

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
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

本书的中文简体版由 Galilée 出版社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
出版、发行。此书的出版得到了法国外交部的资助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义的记忆——为保罗·德曼而作/(法)德里达(Derrida, J.)著;
蒋梓骅译. - 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 1999. 7

ISBN 7-80109-325-9

I. 多...

II. ①德... ②蒋...

III. ①哲学-研究-法国-现代 ②解构主义-研究

IV. B565.5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9531 号

出版发行: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(100032)

电 话:66117130(编辑部) 66171396(发行部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:北京京鲁排印部(63044503)

印 刷:北京市星月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172 千字

印 张:8.5

版 次: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4000 册

定 价:18.00 元

致读者

MÉMOIRES^①,用的是复数形式。太多的回忆。在一节简短的自传片段里,在一部关于自传的作品中,复数形式也许会另有所指,比如暗示记忆的纷繁或解体。而首先是法语单词“mémoire”的词义,将因性(阳性或阴性)或数(单数或复数)的变换而异。

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。缺少一项,怎么思考另一项?

我的朋友保罗·德曼(Paul de Man)于1983年去世后,我就他的著述,当今最独特的著述之一,作了一系列讲演。内容不仅仅涉及文学理论或哲学,也不仅仅涉及一位理论家过早中断的著作所难以摆脱的主题——记忆。而且我还提及自1966年以来我与保罗·德曼共同从事的工作,提及在某些制度或知识领域,以及在近几年的理论状况方面令我们彼此接近和互相区别的观点。这些讲演作于1984年,

① 法语里,“mémoire”一词性数不同,含义不同。可指记忆、回忆、论文、回忆录等。作者以复数“MÉMOIRES”为书名,旨在涵盖上述全部含义,并称该书名不可译(详见“行为”一章),然书名不宜不译,故勉强译为“多义的记忆”。——译者注

后于 1986 年以“MÉMOIRES”^[1]为题在美国出版。

然而,去年夏天,就在我这里提到的情况下,人们得知保罗·德曼在 21 岁到 23 岁那两年里,在比利时,即他 1919 年出生并一直生活到战争结束的地方,曾为一家亲德国占领者的报纸主持文艺专栏。此事发生在 1940 年 12 月至 1942 年 12 月。这使对此消息毫无思想准备的友人和崇拜者大感意外,心情难以平静;那些急于从中谋“利”的敌对者则火速发起了充满仇恨的攻击,他们不仅仅攻击一个人,并指望借以攻击其他的人,攻击某些思想。简而言之,正如人们所说,争论异常激烈。其原因在于一位大文学理论家的威望或广泛影响,这位理论家曾相继执教于康奈尔、约翰斯·霍普金斯、苏黎世、柏林、康斯坦茨、耶鲁等大学。从此,在欧洲,尤其在德国,有时在一些对保罗·德曼的著作几乎一无所知的地方,也展开了这样的讨论。

关于 1940 年至 1942 年间发表的文章以及它们最近引起的反响,本书最后一部分(“犹如贝壳深处的海涛声——保罗·德曼之战”)作了叙述和分析,并提出了某些假设和规则。所涉及的仍然是记忆和责任。

注 释

[1]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,纽约。我本想等到明年伽利略出版社出版保罗·德曼著《阅读的寓意》(耶鲁大学出版社,1979 年)之法语首译本时再发表本书法文版。由于我在“致读者”中指出的原因,加

之有人已在谈论“德曼事件”或“德曼公案”，我认为有必要尽快公开我的看法。

本书法文版筹备过程中，曾得到若斯·若利耶、伊丽莎白·韦伯的明达而又慷慨的帮助，在此诚表谢意。

讲演过程中，我所引用的英文原文，有的由伊丽莎白·韦伯翻译，有的取自托马斯·特雷齐斯翻译的法文版《阅读的寓意》（将由伽利略出版社出版）。这些译文略有改动。用英文出版的三次讲演（1984—1986）和文章（1988）未作任何更改。只是书末的两处注解有所增补，特此说明。

致读者	1
-----------	---

上篇

1. 为了纪念：论灵魂	3
2. 记忆女神	13
3. 记忆艺术	56
4. 行为：一个诺言的意义	99

Mémoires

下篇

犹如贝壳深处的海涛声 —— 保罗·德曼之战	16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Mémoires

上篇

pour Paul de Man

1. 为了纪念：论灵魂

Mémoires

-
- 1984年1月18日耶鲁大学保罗·德曼纪念典礼致词。后以《为了纪念》为题发表于《耶鲁法语学》1985年第69期《保罗·德曼的教导》。

请原谅我用我的母语发言。这是我同保罗·德曼交谈所唯一使用的语言。这也是他讲课、写作和思考所使用的语言。而今天,我没有勇气将我以下这些话翻译出来,没有勇气给你们和我自己增添一个异国口音带来的痛苦和疏远感。今天我们在此聚谈,不是为了说些什么,而是为了通过声音和音乐,确信我们都怀有同样的想法。我们知道,在这样一个时刻,说话是多么困难,一句话要说得正确得体,就必须避免落入俗套,任何俗套此刻都显得让人难以忍受或毫无意义。

我们之所以像法语里说的那样“la mort dans l'âme”(黯然神伤),是因为今后我们再也不能对保罗·德曼说些什么,只能谈起他,只能谈起我们这么多人永远的良师益友。而我们之活生生的心愿——它遭到了最残忍的伤害,从此又被严加禁阻——是依然能对保罗·德曼说些什么,听他说话并回答他。不仅在我们心里,我们,我,都将一如既往地、不断地这样做,而且希望确实还能对他说些什么,听到他同我们说话,听到他,听到他本人的声音。但这已是不可能的事,而这一创伤甚至再也无法衡量。

说,不可能,不说也不可能:如果沉默,这不是意味着缺席,就是意味着拒绝分担他的悲伤。只是我要请求你们原

谅,如果今天我只有简单说上几句的力量。以后我将尽我所能,更好地、更加平静地说说我与保罗·德曼的友谊(这友谊过去是而且将永远是独一无二的),说说自从遇到他以后,在哪些方面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受惠于他的慷慨,他的洞察力,他那令人感到温馨的思想力量。我是在巴尔的摩一次学术讨论会期间遇见他的。那是1966年的一个早晨,在一张早餐桌旁,我们特别谈论了卢梭和《论语言的起源》。当时大学里接触这部作品的人并不多。我们两人各自都在研究这部著作,而彼此却不知道。此后,从不曾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分开,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丝毫不和。这就像是一种联盟,一种相互充满信任、毫无保留的友谊的金科玉律,也是一种秘而不宣的肯定之印证,一种对某样至今我都无法勾勒、界定和命名(确实如此)的东西的共同信仰。你们知道,保罗就是反话(ironie)本身,在他留给我们、且永存于我们心里的全部充满活力的思想中,还有着关于反话的谜一般的思考,甚至有着一种——用他引自施莱格尔(Schlegel)的话来说——“反话的反话”。在将我同他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中,恰好有着某种对反话的超越,这超越使他的反话获得一种光亮,它载着亲切、慷慨和令人舒心的同情,并泽及他用他那万无一失的警觉所启明的一切。他的洞察力往往让人生畏,不知道让步,无视宽容,但是从无那种让讽刺意识沉湎其中的消极的自信。

因此,以后我将尽我的力量,更好地说一说他的友情是如何惠及一切有幸成为其朋友、同事和学生的人的;还要说一说他的作品——也许是当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,尤其要说一说他的作品的未来。他的作品也就是他的教学和

他写的书,而后者不但包括已经出版的书,而且包括即将问世的作品,因为直到最后,他仍以令人钦佩的毅力、热忱和愉快投身工作,增加讲座,加紧写作,进一步开拓和丰富他为我们展示的前景。人们知道并将越来越意识到,在大学和大学之外,在美国和欧洲,他改变了文学理论这块耕地,而且丰富了所有灌溉这块耕地的水源。他使文学理论领域接受一种新的解释、阅读和教学方式,同时又使其接受多方对话(polylogue)和精通多种语言的必要性。保罗·德曼具有语言天赋,通晓多种语言:佛兰芒语、法语、德语、英语,还熟悉文学和哲学习语。他重新解读帕斯卡尔、里尔克、笛卡儿、荷尔德林、黑格尔、济慈、卢梭、雪莱、尼采、康德、洛克、狄德罗、司汤达、克尔凯郭尔、柯勒律治、克莱斯特、华兹华斯、波德莱尔、普鲁斯特、马拉美、布朗肖、奥斯汀、海德格尔、本雅明、巴赫金,还有其他许多当代或非当代著作家的作品。他从不满足于开始新的阅读,他还启发别人思考阅读的可能性,而且往往是阅读的悖论式的不可能性。他作过的承诺,从此就是他的朋友和学生的承诺,他的朋友和学生受惠于他和他开始的工作,应该把他的工作继续下去。

发表的作品,也就是他的作品和得益于他的作品作品,已使我们看到了他的贡献;除此之外,我本人,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,可以证明他的思想和言论在今天有着广泛的影响。首先是在美国,他的弟子组成的大家庭,他从前的学生和始终是他的朋友的同事们组成的大家庭,将那么多大学联系在一起,并赋予它们以新的活力。在欧洲,往往由于他的邀请,我很荣幸有机会能与他在不少大学里共事,就像在这里,在耶鲁一样。而这些大学无一不感受到他的影响。

我首先想到的是苏黎世大学，多少次我们在那里相聚，与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帕特丽夏，还有希里斯；我自然还要想到巴黎，他在那里生活过，发表过作品，负责过编辑和大学工作（比如负责约翰斯·霍普金斯或康奈尔大学在巴黎的事务，我们也因此有机会多次见面）。我知道他在康斯坦茨、柏林和斯德哥尔摩大学逗留期间所留下的印迹。至于在耶鲁的情形，我就不说什么了，因为这一点你们比谁都清楚，也因为今天我的记忆沉浸在悲哀之中，充满了十年来我与他在此共事的情景：从简单的日常相处到最紧张的工作，而正是后者将我们联系在一起，并将我们与正在这里、在我身旁哀悼他的友人、学生和同事们联系在一起。

就像那种心怀钦佩的目击者所能做的那样，我只是想为他作证，因为在美国和欧洲大学界，我曾在他身边，与他相处日久。然而，时机或场合都不适合抒发心头之言，倾谈专属于个人的回忆。所以我必须克制自己，如同你们中有些人一样，回忆实在太多了，而这些回忆令人百感交集，以致我们宁肯将它们禁锢起来。但请允许我违犯这条戒律，回忆两件往事，仅仅是无数往事中的两件。

先说我收到的最后一封德曼的来信。至今我都不知道如何读懂他在信里表现出来的从容，或者说高兴。他不想惊扰别人，在这种高尚的、绝对审慎的心理驱动下，为了安慰他的朋友们，免得他们担心或者失去希望，他假装高兴，但我始终不知道他装到什么程度；我也始终不知道，他这样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改变了我们所认为的最坏的事。或许这两件事他都做到了。他在信里写下这样的话，我冒昧念给大家一听，因为不管合适不合适，我把这些话当

作他写给我并委托我转达给沉浸在悲痛中的朋友们的一个口信。你们会听到我们所熟悉的声音和语气：“我对你说过（在电话里），我觉得这一切妙趣横生，叫人乐不可支。其实我心里一直很清楚，而这次得到了证实：死亡，如人所说，越近越好看——‘死亡这条横遭诋毁的浅浅小溪’。”在引用了马拉美的《魏尔伦挽诗》的最后一句之后，他又写道：“我还是更喜欢这样，而不喜欢‘tumeur’一词的粗暴。”的确，与其他任何语言相比，这个法语词更吓人，更隐蔽，更危险。^①

第二件往事，我在此告诉大家，是因为它涉及音乐。而在今天，我觉得只有音乐才是可以接受的，才是谐和的，才与使我们想法归一的根由合拍的。很久以来我就知道音乐在保罗的生活和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尽管他很少提及。然而，那个夜晚，1979年的芝加哥，也是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，我们听完了一场爵士音乐会后驱车返回住地。当时我的长子陪着我，他同保罗谈论音乐，确切说是谈论乐器。听得出，他们俩都是行家里手，说的都是内行话。我这才发现保罗具有乐器演奏经验，音乐也是他的日常爱好，但他从未对我说起过。而让我知道这一情况的是“灵魂”（âme）这个词，当时皮埃尔，即我的儿子，与保罗在无拘无束地谈论小提琴或低音乐器的“灵魂”，我这才知道这类乐器的“灵魂”，在法语里也指琴体内用来支撑琴马和连接两块面板的木片，它又小又脆弱，始终受着威胁，随时都有危险。不知为什么，我顿时被他们的谈话打动，内心产生一种异样的激

① 法语里“tumeur”一词意为“肿瘤”，并与“tu meurs”即“你必死”谐音。参见“记忆艺术”一章注释[2]。——译者注

情，一种莫名的震撼，这也许是因为“灵魂”这个词吧，它总是在向我们诉说生与死，并驱使我们梦想不朽，如同《斐多篇》(Phédon)里关于竖琴的论证。我抱憾终身的事很多很多，其中一件就是后来没有再与保罗谈及这个话题。可我哪里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我在没有他在场的情况下，在你们面前讲起这一刻，讲起音乐和灵魂呢？一切都让人伤心，让人伤心难已，在这样一个时刻，还要请大家原谅我讲得如此不好。

